



幽巷明光

毕仕举

把深藏在昆明闹市的节孝巷，称为“幽巷”，实在贴切不过。巷子不长，也就三百米来，约两米宽。两边是颇具陈旧的四合院，青砖黛瓦，饱经沧桑，让巷子显得愈发幽深狭长。

巷子周围，是林立的高楼大厦，以及喧闹的车水马龙。可走进巷子，时光仿佛把人带到了另外一个幽静的世界，巷子外的嘈杂早已抛之脑后。

除了幽深和幽静，还有另一层更有意思的“幽”。这条巷子，诞生了中国共产党云南的第一个党组织——中国共产党云南特别支部。《共产党宣言》第一句是“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由此说来，这条巷子是“共产主义的幽灵”最先游荡到云南的地方。

我是祖辈世居云南的彝族土著，读大学来到昆明，入党、参军、转业，都在这里。特别是这条节孝巷，来过不下十次。每次走进这条幽巷，熟悉的街道布局，不变的庭院院落，相同的展览场景，以及那段脑海里早已熟记的历史故事，时光仿佛静止了，就固定在那一瞬间。

今年，我们党迎来百年诞辰，作为一名在云南工作和生活的党员，我必须来这条幽巷，与近百年前聚集在这里的同志见个面，和一群永远年轻的先辈作个交流。

时值正午，巷道几乎没有行人，直射的阳光铺洒在街道上，让巷子愈发幽深。不用谁引导，也不用谁解说，我像是去拜访一群亲友，像是到一个忘年之交的前辈家串门，轻车熟路，悄然走进节孝巷，步入39号院落，也就是当年中共云南特别支部的旧址。

整个院落，空无一人，这也正是我所希望的。我想和他们安静地交流，向他们无声地请教。旧址是一座三坊一照壁的小院落，面积约四百平米，展厅里为数不多的史料，我早已了然于胸。不出五分钟，我就缓缓转了一圈，回到悬挂在展厅正中间的一幅油画前，停下脚步，静静观看。油画的内容是1926年11月7日，中共云南特别支部成立，召开第一次党员会议的场景。

我久看入神，这幅油画似乎有穿越时空的能力，把我带到了95年前那个幽暗的夜晚，让我见证中国共产党云南历史的最重要时刻。那天，还是十月革命胜利9周年的纪念日，5名年轻的共产党员——李鑫、吴澄、杨静珊、周霄、黄丽生，特意选了这样一个别有意义的日子，秘密聚集在这座房子，也就是周霄的家里。主持会议的李鑫，时年29岁，他一年前在北京加入党组织，参加了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后，由所长毛泽东推荐到云南开展工作。会议庄严宣告中共云南特别支部建立，由26岁的吴澄任特支书记，24岁的杨静珊任秘书，23岁的周霄和黄丽生专任农民运动特派员。会议决定把黄丽生、周霄两家

住宅——节孝巷39号和55号作为党的活动地点，研究安排了支部的工作任务。党员有了组织，就好比一个人的血肉细胞有了骨骼躯干，从此有了行动的力量。这种力量，也让这条幽巷从此载入云南史册，彪炳千秋。

当时的条件实在是太艰苦了，连个凳子也没有，5名年轻的党员，围着一张简易的小方桌，就地盘膝而坐，可他们丝毫没有在意艰苦的环境。方桌上，有一束灯光，看不清是蜡烛发出的，还是煤油灯，或是当时常用的马灯。在那幽暗漆黑的夜色中，这束灯光，显得那么明亮。

有了这束灯光，我能清晰地看到5位同志年轻的脸庞。李鑫的表情有些凝重，他年纪最长，见多识广，最清楚当时革命形势的严峻、任务的艰巨，自然要稳重些。吴澄和杨静珊两位女同志，端庄而平静自若。黄丽生和周霄，侧耳倾听着，若有所思。他们表情不同，但都有一种相同的神态——平静、坚定、自信。可千万别小看了这种平静、坚定、自信的神态。要知道，这个漆黑的夜晚，中国正处在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时代。强大的军阀势力对共产主义和共产党人的残忍，从李大钊等革命先驱的壮烈牺牲就能看得出来。而现在，这5位20多岁的年轻党员，正在商议如何推翻唐继尧在云南的军阀统治，如何在云南开始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当时的力量对比很明显，唐继尧的军阀势力是巨大的石头，刚成立的中共云南特别支部、年轻的5名党员是一枚鸡蛋，他们随时面临被巨石压碎的危险。他们是冒着何等的风险啊，可他们丝毫不畏惧，就是敢于斗争，要把这个无比艰巨的重任主动扛在自己的肩膀上。

为什么他们能在随时有生命危险的环境下，能这么平静？为什么他们面对强大的军阀势力，能这么自信？为什么他们能放弃优越的生活环境，不惜牺牲年轻的生命，对共产主义能如此坚定？我想，这三个“为什么”，就是我们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由小到大、由弱到强，能带领中华民族人民从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密码。

透过这束灯光，在这一群年轻的先辈身上，我找到了这个密码，找到了这个答案。这是一种坚定的信仰，对共产主义的信仰。这是一种高度的自信，对共产主义的自信。这是一种伟大的担当，对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担当。只有这样的信仰，这样的自信，这样的担当，才能有如此豪迈的气势和勇气，敢于斗争，指点江山，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中国人民谋幸福。

看着他们年轻的面容，我的心里一阵痛惜。他们绝对对是云南这块土地上的精英，朝气蓬勃，有知识，有能力，有气魄。想到他们坚定了共产主义的信念，不惜抛头颅洒热血，誓要把革命进行到底，我敬佩不已，也为他们年轻的生命心疼。三年后，李

鑫和吴澄先后被捕入狱，英勇就义。特别是吴澄，她是云南历史上第一位女共产党员，与在云南省内第一个入党的党员李国柱结为革命伴侣，可谓志同道合，传为佳话。1930年12月31日，吴澄、李国柱这对革命夫妻一起在昆明英勇就义。他们用生命和鲜血，书写了中共云南历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我不禁感激这一束灯光，它让我如此清晰看到了这历史性一幕。我也羡慕这一束灯光，在云岭大地的历史长河中，黑夜中的灯光千千万万，唯独它有幸，有幸照亮了这个幽暗的夜晚，有幸照亮了这群年轻的党员，有幸照亮了中国共产党云南历史。在我看来，这一束灯光，是照亮共产主义事业在云南扎根的光，是当之无愧的明光。正是这束明光，从幽巷传出，迅速照亮整个云岭大地。

我有一种走近他们的冲动，想走到他们的面前，告诉他们，你们为之奋斗、为之牺牲的梦想，今天已逐步实现，这100年来，我们党取得了伟大的成就，云岭大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可细细想想，根本不用我说什么，我们现在取得的成就，在他们看来，那都是必然的，只是迟早的事。直到我们真正实现共产主义那天，去告诉他们这个消息，他们也只能微微一笑，轻轻点头。因为在他们的信念中，这是共产党人一定能实现的梦想，最终必将实现的目标。

一阵脚步声传来，把我从油画中拉回现实。小院里来了一群参观者。我回了回神，油画里5名年轻的同志正在聚精会神地召开第一次党员会议。我生怕打扰到他们，于是轻轻移步，走出小院。

走出幽巷，我感觉自己的步履，有一种无比的坚定，我的内心，有一种无比的自信。比起百年前我们先辈所处的斗争环境，所具备的条件，所拥有的力量，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有理由自信，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对于云南，这条幽巷，就像中华大地的上海石库门，这座普通的小院，好比嘉兴的红船，这束光明，恰似井冈山上的星星之火。我们生活在云南的党员，学党史，悟初心，学力量，都应该来这里追光溯源，学出认识，学出自信，学出行动。

这一条幽巷，这一束明光，也让我明白一个道理，巷子，不在于繁华或寂寥，而在于承载的故事；灯光，不在于强弱，而在于照亮的对象。只要承载了对人民有意义的事，照亮了对民族有贡献的人，一条幽巷，一束灯光，也足以光耀历史，让人铭记。一个共产党员，不在于职务高低，不在于年龄大小，也不在于能力多少，只要不忘初心，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有限的生命，也就有了无限的价值和意义。

年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在彭德怀司令的带领下，跨过鸭绿江，赶赴朝鲜战场，抗美援朝战争就此打响。

经过了两个阶段的战斗，1953年7月27日，战争双方在朝鲜停战协定上签字，历时2年零9个月的抗美援朝战争结束。这场战争的胜利，使得中国的国际地位提高，同时也增强了全国人民的自信心与自豪感。

“为什么战旗美如画，英雄的鲜血染红了它。”2019年，国庆70周年大阅兵，当我看到浩浩荡荡的方队从天安门前阔步走过，尤其是当看到战旗方队的一面面战旗时，我想这是一种精神的延续。过去战争的硝烟已经散去，老英雄，老革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浴血奋战。这100面战旗，向我们述说着一个又一个英勇的故事。

抗美援朝战争和那100面飘扬的鲜红旗帜，让我想到了人民军队从诞生的那天起就始终听从中国共产党的指挥，始终坚持为人民服务的誓言。

在1998年长江抗洪的大堤边，那一排排紧拉起的双手，挡住了面前的一淌淌洪水，保护住了身后的百姓；在汶川地震的废墟旁，那些高举起的右拳，那些火线入党的身影，挽救了无数危在旦夕的生命；在春运护航的高铁站、机场内，那一个穿着军装的身影，那一面面飘扬的党旗、军旗，在阳光下格外鲜艳，那是共产党员忠诚的热血铸就，那是“中国梦”在新时代的完美诠释。

“雄起起气昂昂，跨过鸭绿江。”1950



党徽之光

(外一首)

超玉李

李登廷，耄耋之年，一个快要入土之人

我们进村入户时，手拎一件牛奶

去看望他，一个快要气竭的老同志

当我给他戴上鲜红的党徽这个老党员，老革命，曾经的老支书

马上又活了过来。确实是那个党徽

给了他力气，一骨碌从床上爬起来

稳稳坐着，紧紧握住我的双手

盯着我的胸前看，因为我的胸前

和他一样，也有一个闪闪发光的東西

党员世家

辛丑年大年初二。晨老倪于簸箕山，祭祖德勤，1949年生，一个与新中国同年之人

跪在父亲的坟前，一把鼻涕一把眼泪

和父亲喝酒，他是父亲的第三个儿子

父亲二十八岁那年生他，他的父亲，操洛德，1921年生和党的生日同年

他举着酒杯，对着父亲说今年就是建党100周年了

现在日子好了，儿孙满堂，我们两个老党员

一起过个党的生日吧，干杯他喝一口，递过酒杯，让父亲喝一口

这个72岁的老人，这个老书记

推杯换盏之间，泼了一地的小灶酒

好像土里的父亲，也喝醉了为党的生日送上祝福

纪念碑前

吴兴葵

站在纪念碑前

我无声地哀思和悼念

忆往昔潮澎湃

久久难以平静

为了国家和人民

为了胜利而前进

你们觉醒

你们呐喊

你们战斗

你们牺牲

生的伟大

死的光荣

你们的事迹

让史书的每个夜夜发光

在人生的道路上

你们的赤心永恒

而后的我们

只要一息生命不息

就会在石碑上

铭刻你们的事迹和名字

只要不忘薪火相传

周身就会血脉贲张

会因你们而进取而沸腾

我们相信历史的长河

会穿越现实的目光

涌进更为广阔的海洋

缔造无悔的人生



父亲的军装情

叶瑞刚

父亲一生与土地打交道，虽然不识字，却很有抱负：参军入伍，保家卫国！但他一生未能如愿。二十出头，就担起了家庭的重任。

我出生那年，叔叔中学毕业，父亲把他送到了部队。叔叔在部队提了干，父亲穿上了他送的“的确良”军服。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社会上对军人格外崇敬。一人参军，不仅全家光荣，仿佛整个家族甚至全村都沾了光。那个年代，物质匮乏，最明显的就是人们身上的穿着，清一色的“北京蓝”浅色棉布服装。“的确良”的绿色军服，成了一种彰显荣耀和高档时尚的标志，谁要是穿了一件“的确良”军服或戴了一顶军帽，小伙子姑娘们羡慕得眼都直了似的。令人梦寐以求又可望而不可及。

叔叔送过父亲一件五成新的“的确良”军服。那时候，部队换装交旧领新时，叔叔按照当时的规定交了几块钱，就把留下来的“的确良”旧军服送给了父亲。父亲如获至宝，平时根本舍不得穿，只有赶集、进城、走亲戚时，才“着军装”出行，“着”就是多年。

每年春节前，大队都要召开军属座谈会。从接到通知起，父亲就高兴起来。开会那天，父亲把之前洗得干干净净、叠得方方正正、装在木箱里的“的确良”拿出来，看了又看，郑重地穿上，然后走出家门，弯到村子里绕上一圈，隆重地亮过相后，才走上去大队的路。下午，父亲回到家里，从“的确良”兜里掏出几颗水果糖，分发给小伙伴们几颗，然后，把手里卷成圆筒的县政府印制的“军属光荣”喜报铺在桌子上，小心翼翼地抹平后，用麦面煮成的糰糰，贴在门壁的正中央。一年里，从春夏，到秋冬，每当父亲从田间地头回到家里，看着这张鲜红的喜报，他的疲惫，很快就会化成灿烂的笑容……

在我的记忆中，父亲从小就教育我要好好读书，长大当兵。那时候的农村，我的女儿和外侄相继考上军校。至此，我们一大家子三代人，有了十名军人，十六名党员。我也像父亲当年嘱咐我一样嘱咐女儿外侄：到了军校，好好学习，听领导的话，积极要求上进，我们一家盼望着你们的喜讯。

父亲离开我们多年了，他的军装情，原来就是爱党爱国爱军队之情，他的这种正气豪情，永远激励着我们一家，代代相传。

快乐千年的舞蹈

罗苑丹

相对于牟定坝子彝儿女共战恶龙的左脚舞起源说，我更倾心于左脚舞起源于播磨古岩河畔。

初春的早晨还冷着，霜冻得油菜花睁不开眼，蚕豆树低头垂头，怀抱一树细碎白花。

古岩河在崇山峻岭间静谧流淌，青苔拖出长长的辫子在水底摇摆。到山那头，她将转身扑向猛犸大河，共赴奔流不息的金沙江。

千百年前，是这里的山水一举虏获罗罗彝族先民漂泊的心，让他们终于停止迁徙，在古岩河畔安家。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流浪呀！看尽万千山河，只有这里，这个新起名为播磨的地方，才是心中的家园。

从此，可温情可豪放的左脚调，用来自山川对话；可柔美可激昂的左脚舞，用来庆祝安居乐业、幸福安康。左脚调里无挽歌，左脚舞里无悲戚。先民们一路走来，喜忧并存，苦乐参半，却从没有唱出一个哀音，跳出一缕悲怨。年年节日相会，村里喜事相会，谈恋爱约日子相会，围圈跳舞，歌舞欢场，千载如日。

从我记事起，左脚舞就不单属于播磨，她属于1464平方公里的蒙州大地。不过，跳左脚舞的场合大大缩小了。

三年级时，老师带我们去送新兵。到村口才知送的是我叔。当时我叔正值青春年少，帅得一塌糊涂。这当然是多年后我婶跟我说的，当时我只知道双手高高地摇着一把塑料花，背靠一方土墙，声嘶力竭地叫着“一人当兵，全家光荣”。

我叔和两个青年男子胸戴大红花，精神抖擞地从同学们列队而成的让史书的每个夜夜发光在人生的道路上你们的赤心永恒

“初三十三二十三，二十三，妹送小郎把军参，把军参，十年八年等着你，等着你，望郎安心保边疆，保边疆”。

我叔走过我面前时，跳脚场上一个姑娘飞快地跑过来，把一包鞋垫塞到他手里。一旁的墙角，不时有几个姑娘伸出头张望。新兵越走越远，一个姑娘忽然冲出墙角，追上把鞋垫塞过去，飞身又跑转回来。于是，一场接力赛开始了，姑娘们一个接一个跑出来又跑回去，这举动让我倍感疑惑。那么快的速度，看上去像是乱塞一通，到底有什么意思嘛！

现在想来，当年第一个冲出来送鞋垫给我叔的那个姑娘，是我婶无疑了。那么个抢手货，不冲锋在第一，早被别人抢跑啦！

亲人中最喜欢跳左脚舞的是我三个舅舅。

最小的舅舅还没成家，跳左脚舞的目的就是找媳妇。那次我和村里几个姑娘跋涉三四小时，翻过茫茫大山大河到十字街赶秋会。天快黑正不知该如何是好之时，意外发现了小舅舅的踪影，我奔过去抓住他，让他带我回家。此时他正与朋友小伙伴准备找个地方跳左脚舞，鞋子弹得咚咚直响，约好的姑娘就要来了，我从天而降让他很是郁闷，想了无数办法也没能甩掉这根烦人的尾巴。只能与同伴道别，与筹谋了很久的秋会跳脚大讨道别，带我回家。

我要是找不到媳妇打光棍，就怪

村，有普遍重男轻女的旧俗。但我们家姊妹几个到了读书的年龄，父亲都要把我们送进学校，如果哪个学习不好，我还要去找老师协调留级。他经常嘱咐我们：你们姊妹几个好好读书，读到哪里我供到哪里，虽然贫穷，哪怕借钱化缘也要把你们供出来。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高考落榜，父亲叫我报名参军。拿到入伍通知时，父亲高兴的样子真是没法形容。那天，他送我步行三十公里，又转乘班车到县城报到，在将启动的列车前，父亲盯着我身上的绿军装，眼睛一直舍不得离开，直到列车鸣笛。他嘱咐我：到了部队，要听领导的话，好好干！在父亲的心里，听领导的话，就是听党的话，听军长的话。

我考上军校以后，穿上了四个兜的“的确良”军装。那年我回到家里，父亲把亲戚好友都请来吃饭，他的自豪，无法掩饰。

我在部队度过了二十八个春秋，从曾经硝烟弥漫的云南文山边防，到被称为“世界屋脊”“生命禁区”的西藏高原，在千里边防线上，留下了我的足迹。试想一下：如果父亲当年不让我去读书，我也许参不了军，即使参了军，也不可能考上军校。父亲虽然没有给我留下物质财富，但给了我们生命，把我养大，还供我读书，教我立身做人的准则，这是一笔真正的、宝贵的精神财富。

后来，我的女儿和外侄相继考上军校。至此，我们一大家子三代人，有了十名军人，十六名党员。我也像父亲当年嘱咐我一样嘱咐女儿外侄：到了军校，好好学习，听领导的话，积极要求上进，我们一家盼望着你们的喜讯。

父亲离开我们多年了，他的军装情，原来就是爱党爱国爱军队之情，他的这种正气豪情，永远激励着我们一家，代代相传。

你今天拖了后腿。小舅火冒三丈，无奈至极，配合他天生的喜感幽默感，说了句被家人调侃了一辈子的话。他跟每个亲戚都侃了一遍这件糟心事，像是发泄愤懑，又像是分享趣事。

至今我仍记得左脚舞灿烂回归的那个夜晚。深居乡野的人们找出压箱底的花衣裳，盛装涌进小城。大街小巷全是身穿五彩华服的彝儿女啊！妇女衣襟上银饰摩擦碰撞声清脆悦耳，彝家汉子的蓝马褂比天空还蓝，棕棕棕的弦子声划破长空。

人群围成一个个大圈，大圈里套着小圈。“高山顶上茶花开，阿哥阿妹跳脚来，摘朵茶花胸前戴，彝家姑娘人人爱”。音乐响起时，人们一同跺下右脚，同时踢出左脚。艳丽的衣裳，清越的歌声，欢快的舞步，万般豪情气象。

牟定坝子万人同跳左脚舞荣获吉尼斯世界纪录，彝族左脚舞列入“国家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左脚舞正式从山沟沟里走出来，从私密低调吟唱中解放出来，光明正大、无比荣光地展示在世人面前。

而不论艰难困苦都磨灭不了的人间情爱，让左脚舞延续着星星之火；是世代生活在这片土地，深爱这片土地的人们，让星火得以燎原。

而今，每当夜幕降临，小城中园广场，化湖广场就变身左脚舞广场，夜夜歌舞欢腾。我爸在我妈动员下穿上了蓝马褂，二老天天晚上去跳左脚舞锻炼身体。单位工间操跳左脚舞，学生也跳左脚舞。九岁的儿子甚至比我还爱跳。

不止当地人喜欢，楚雄桃园湖广场也是左脚舞欢歌，昆明翠湖广场也有人身穿鲜艳的彝族花衣跳左脚舞。

左脚舞遍地开花，处处唱响，家家欢跳的时候，我时常会去播磨，游走在古岩河畔，看这一方灵性水土，感受左脚舞的根和魂。

国家级左脚舞传承人普清荣的木房子就在古岩河畔，院子里的香樟树下，他双膝可掬，说到左脚舞，深邃的皱纹就会散发光芒。情动之处，必然拿出弦子弹唱，两曲以后，必定跳起左脚舞来。就那样弹着唱着跳着，直到太阳西下。

怎么看，都还是喜欢这原生的左脚舞。调子没那么激越，热情中饱含温情，舞步也没踢得那么兴冲冲，而是深情有力。这里没有混合音响把大地震出的疼痛，都是龙头四弦伴奏，还是这种土生土长的滋味，最贴心，最挂怀。

沿着古岩河上游走，黑白白墙的水冬瓜村孕育出彝歌王子非明荣，他凭着独特的绵羊音和原生态的表演，把左脚舞推上了星光大道，曾获《星光大道》周冠军。一样是《星光大道》的舞台，非明荣与原生态歌手周丽珍合作，唱响了左脚调《歌唱丰收年》。

走在古岩河畔，总会看到左脚调从山间林间蹦出来，击中正巧路过的你，把你带进这片山上长着歌谣，水里淌着舞蹈的神奇土地。

世人皆追求幸福美满；这里的彝族用左脚舞，一种永远积极向上，向外迸发着热情的舞蹈，表达着对生命的喜爱。

在快乐千年的舞蹈面前，请交出你的炙热，打开你的心门吧。喜欢这一方山水吗？那蹦蹦跳跳快乐的左脚舞吧！喜欢这美好的日子吗？那就一起来跳左脚舞吧！